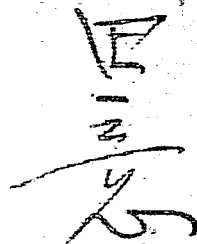


11538

吳稚暉先生講

總理行誼



中央訓練團印

二十八年十一月

MG
K827.6
59/2



3 1761 4866 0

總理行誼

今天乘這個機會，同各位談話，講的題目是 總理行誼，這個題目，是 總裁所命的。但個人所知道的，祇是一知半解，各位必定將 總理的遺著，及留下來的功烈，研究得精熟，所知道他的行誼，必然更多。 總裁命本人來補充，或者因本人追隨 總理較早，一是希望天寶舊人來談開元故事，或者有傳記實錄所遺。二是古人欲描寫

總理行誼

總理行誼

二

文王周公之德，偏要采取周南召南，江漢老百姓的民歌，尤像親切有味。所以許本人來談話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故本人也就大胆的担任了這個題目。講到 總理的行誼，本應該從他的豐功偉績，就大處陳述。但這個是各位賢者識其大者的任務。若本着采風問俗的觀念，要我們不賢者來舉其小者，那就應該本了老百姓的態度，從瑣屑中顯出一般人都能認識的一個大人物了。若據我們老百姓心目中的總理，說他的行誼，約有四點 就有他人萬萬及不得的

。什麼四點呢，就是：

品格自然偉大，

度量自然寬宏，

精神自然專壹，

研究自然精博，

各位要注意，偉大呀，寬宏呀，專壹呀，精博呀，當然都難及得，而尤其不可及的，乃是他的自然。所以一般老百姓，也就相信他是一個天生的偉人，——一個天生創主

總理行誼

四

義的黨魁。

何以見得他品格自然偉大？現在講到四十多年前，我們這班八股老夫子，是所謂目光如豆、以爲人物是止能出在詩云子曰，提過考籃的當中。當總理二十九歲，甲午那年，他雖上過李鴻章書，登在一個外人編的華文雜誌上，這雜誌也流行在上海，但是我們沒有記得他的名姓。到明年乙未，他三十歲的時節，廣州出了一件小小的大案子，就在海關上抄出來許多鎗枝，這就所謂革命第一次失敗

，陸皓東烈士等殉義。報上說的，造反的頭腦，名叫孫汶，被他逃了。其時正有黃金滿在浙江海邊一帶，時常蠢動。我們自然認爲孫汶就是黃金滿，黃金滿就是孫汶。什麼叫革命，只是三千年前歷史上湯武的故事，只是聖人的事體，可二不可三。後世祇是造反，或者是強盜作亂罷了。等到明年丙申，總理三十一歲，忽聽見孫汶在倫敦被公使館捉住，又被英國索去。才知洋鬼子都包庇他的，或者是個江洋大盜。其時康有爲梁啟超，也在那裏開化一般。

總理行誼

六

股先生，鬧成所謂戊戌年的政變。其時總理是三十三歲，他在外國旅行中，形成了三民主義的輪廓，我們也已經變了維新黨，然而還沒有認識他有什麼法寶。不過到了後兩年，他三十五歲庚子，他在廣州計劃轟炸朝天宮，把總督巡撫等一班大官全行炸死，沒有成功，史堅如烈士殉義。我們才知道孫汝不是尋常的強盜，還是爲史堅如是翰林的兒子，也同他一起，必有來歷。而且其時革命兩個字，也已經登了大雅之堂，雖公然自認爲革命黨的尙少，造反

就是殺鞭子，殺鞭子可以叫革命。已牢固在維新黨的心理中。故到明年辛丑，是一九〇一年，總理三十六歲，我是三十七歲，在南洋公學做教習做膩了，也願意到日本去留學。鈕惕生先生是我南菁書院的老同門，他在湖北陸軍學校，自費的到日本想進士官學校，同住在東京神田區的明凌館。東京留學，就是去年同本年去的文的有北洋大學六個，南洋公學六個，上海製造局幾個。武的有天津陸軍學校，湖北陸軍學校等，各有七八個。還有自費生，亡命

總理行誼

八

客如清華學校的范源濂、蔡鍔、蔣尊簋、蔣百里許多少年。自稱「三合黨」的王寵惠、秦力山及公使館學生戢元丞。在牛込區的小弟弟張繼之類。陸軍學生都先在成城學校預備，很多來鈕先生處周旋。一天有位學農科的安徽程家禔，（一個最大膽粗莽的革命黨，民國三年被袁世凱騙了，殺在北京彰儀門）又有一位成城的湖北吳祿貞，（就是辛亥在石家莊被良弼殺死），來尋鈕先生。他們也是常來的，沒有什麼奇怪。可是那天他們已約定鈕先生，要邀我同到橫濱。

去看孫文。我雖不曾駭成一跳，暗地裏吃驚不小。其時聽見孫文與梁啟超，都在橫濱上下其議論。我說，梁啟超我還不想去看他，何況孫文。充其量，一個草澤英雄，有什麼看頭呢？他們三人微笑而去，約我下午在淺草上野公園精養軒候他們回來，同吃晚餐。他們傍晚果然回來了，我馬上就問孫文的狀貌，是否像八蜡廟裏的大王爺爺，魁梧奇偉麼？鈕先生說，你大大的弄錯了。一個溫文爾雅，氣象偉大的紳士，程是已經來往得好久的，說過，你不相信

他是革命的領袖麼？我說與梁啟超何如？程搖頭道，梁是書生，沒有特別之處。鈕麐說道，你沒有看見，看見了一定出於你的意料之外。其時鈕先生，以書院有名的學者，被梁鼎汾所賞識，介入湖北陸軍學校，與後來申報主筆的陳冷血，梁所稱爲二難，亦受到張之洞看重。我就問他，梁鼎汾是頑固人物，不必論，難道孫文就有張之洞的氣概麼？他說，張之洞是大言而已，你不要問，孫文的氣概，我沒有見過第二個。你將來見了，就知道了。於是我就到

有點尷尬，就把草澤英雄的猜想，完全解除了。但沒有機會遇見。他不久也離開橫濱了。我後來在一九〇三年正月裏起，公然登在張家花園安壇弟的演台上，不客氣的鼓吹革命，五月就牽連了蘇報案子，朋友勸我上英國去了。一九〇五年 總理四歲，他春天從法比德到英國，其時我在倫敦。他打聽到了我的寓址，特別來看我。是一個很誠懇，平易近情的紳士。然而止覺是偉大，是不能形容的偉大，稱爲自然偉大，最爲適當。現在他的遺容，掛在上面，各

位看看，必定也有自然偉大的同感。世俗所謂偉大，都是有條件襯託出來的。或者是有貴人氣，孟子望見齊王之子喟然而歎，曰，居移氣，養移體。魯君至宋，呼于埳澤之門，守者曰，此非吾君，何其聲之似我君，與 總理同時的一個李鴻章，在各國亦頗受偉大的稱譽。然而那種貴人氣的偉大，在地毯上唾痰，在旅館裏罵西崽，總理是沒有那種惡習慣。又或者有道學氣，嚴氣正性，不可嚮邇，保持偉大的身分。與 總理先後的，又有一個曾國藩，他

的學修，不能不算偉大，但好像他做了我們的兩江總督，提倡勤儉，一時換不及衣冠，把灰布袍子，賣到比甯綢袍子還貴。總理又不注意那種矯枉過正，又或者有英雄氣。

總理一生，當然革命了十來次，十三歲即想做洪秀全，然而並沒有暗鳴叱咤，像洪楊那種萬歲九千歲的氣概。又或者有橫議氣。古代公孫衍張儀，也有人稱過他們爲大丈夫。總理一生，苦口婆心，見人即滔滔泮泮待查的指示他的主義，然而祇樸實的舒其所見，絕不肯用手段，見一人

說一樣話，故康有爲自命長素，以爲比孔子還長，然而爲了作用，便立起孔教會。保中國不保大清，又爲了作用，立起保皇黨。所以他自以爲議論偉大，終究止成了一個反覆的政客。總理却成了真實不二價的黨魁。世俗亦以爲偉大者，或者能擺出名士氣。總理一身研究的學問，夠做一個大名士。然而他的好學，止像周公孔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來集治國的大成。不像梁啟超談學派，講家數，有志維新，却終究做了一個考據先生。故總理品格的

偉大，純出於自然。也絕不必四十不動心。說大人則藐之。下一番矜張工夫。他往來歐美，無論何國的王公貴人，高人學士，都一見而心折，待之如最誠實之紳士。他也絕不拘什麼夜禮服，白帖子等繁重儀式，而周旋亦自然中節。

何以見得他度量自然寬宏。總理一生，所謂「不念舊惡，怨自用希，」真是自然的不折不扣，能夠做到。所以好像這樣一個政潮中人往往要有生命的危險。然而聽見要捉他的、反他的，當然都有。而要暗殺他的，却最少有

。他終是露頭露面，到處都去，絕不設什麼保衛，這都是他一生寬宏自然現出的反應。他在一生之中，反對他的主張的，撒他爛污的，也很多很多，他止是向反對的反復矯正，却不使意氣，對撒他爛污的，只要他能自己反悔，即淡然而忘，待之如初，決不提前事。決非留心如此，祇是出於自然。現在再把從前的小事說一點，顯出他自然而然。度量的異常寬宏。那年一九〇五，他四十歲，在倫敦與我見面，他是從法比德，受三國留學生加入中興會而

來，（同盟會乃是那年的秋天，在東京成立的，）留在德國的陸軍學生有叫王發科的，加入後被滿州同學知道了，要通電內國，撤他回去，他急了，便趕到法國，恰遇留法的海軍學生湯蕪銘，也已加入會中，聽了王發科的話，也很着急。其時 總理住在巴黎一旅館，湯蕪銘是常常去的，湯就出主意，候 總理出外，算去看他，旅館的侍役，見是常來的客人，也就任他進房，他們二人就將 總理的皮包割開來，把名冊取了出來，跑到中國公使館裏去見公

使。那時的公使就是孫慕韓，他一則算很開通，其時張靜江，李石曾兩先生，都是他的隨員。二則恐怕去報竊，又鬧出從前倫敦公使館的麻煩出來。當湯王二人來獻上名冊，涕泣求救。孫忽大發雷霆對他們說道，趕快去把名冊還他，否則我先撤掉你們官費，送你們回國，湯王出其不意，還是湯有主意，獨自一個，去向總理謝罪，割皮包却推到王發科身上。總理如若無事，說道，沒有緊要，接了他名冊，仍講幾句勉勵他革命的話，待之如初。到了

辛亥革命成功，總理去到南京任大總統，湯仍挨上去，總理就給他做海軍次長。使他有了階級，替袁世凱去做湖南都督，成功了湯屠戶。總理也未嘗不知道這種人是箇壞蛋，然而他要想化鴟鴞爲鳳凰，率他寬宏的常度，可恨敗類是不容易感格罷了。總理度量的寬宏，終歸出於自然。後來又遇到陳炯明，竟凶性大發，幾乎取了他的性命，固然討伐是在國法，不可不行的。後來等到陳失敗，要想重收覆水，也不過要他寫張悔過書，就算了。可是陳

到底頑強，不肯書寫，也就不會有再用他的機會，但也任他優游鄉里，未嘗要迫逐他。這是他待人的寬宏，至於處事的寬宏，也可以在小處窺見，辛亥革命起了，他從美國到英國，然後東歸，他同李曉生朱草文兩位是同船回來的。我同石先生蘅青，因為要往柏林繞一繞，到意大利上船，所以遲了一班，我是辛亥十二月三十到上海的，總理已被選爲大總統，在壬子一月一號，在南京就職。我到一月四號，即有京去見他，他就留我在總統府居住，其時的

總統辦公室，就是最近南京國民政府旁邊參謀本部裏面的一排洋樓，他留我在他的房裏居住。外面一間，是他接客在內辦公亦在內。常來辦公的，有胡展堂廖仲愷兩先生，還有幾位不認識的華僑，也來寫外國文件。我在那裏四天，晚上祇有展堂先生，與他商量明日應爲之事。我在旁靜聽，他吩咐胡先生，胡先生終是唯唯。然而到明天辦了之後，胡先生晚上來報告，不照他吩咐的，似乎很多。然而總理便好像依他做的一樣，點頭認可。大約他發見辦得

總理行誼

二二

不錯，不必全照己意。而且也並不分別出來，明說雖非我意，辦得也好，防人以後不照己意，古人所謂「樂取于人以為善，」我讀書時，不大明白他的用意，見了 總理的任使胡先生，才明白這是極贊聖哲的度量。這種待人處事，一切自然而然的寬宏大度，也決非光用學力得來，自是有天賦的德性在內。

何以見得他精神自然專壹？吾人平居終日言不及義，往往而然。或者今夕祇可談風月，又自己算風雅道存，故

無事說三聲，今日天氣好呀，你們府上有什麼名貴食物，某處的山水真好，也算寒暄中的常談。總理雖對客也不免應酬兩句，但這種閒談，他沒有習慣。至于品隲人物，雖黃當局，亦並不是用克己工夫，嚴格自制，他那是自然不喜歡。他除了見客，就是看書。見客的說話很多，無非是發揮主義，商量事實。看書亦不是消遣，無非研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。他自從十七歲即宣說滿清政局的腐敗，十八歲在家鄉指說土偶淫祀的不應存在，于是二十歲在香港

總理行誼

二四

入學，即與志同道合的幾個人日夜謀議改革，所以會傳說他們是四大寇。他二十七歲畢業後行醫亦兼運動，今日存留的上李鴻章書，是他二十九歲的手筆，所謂人盡其材，地盡其利，物盡其用，貨暢其流，至今還用得着作為建國的綱領，想見他當時研究政術治道之至。他上書李鴻章，並不望李能替滿清實行，他是借此試探北方的究竟。且偕同志陸皓東同去，使他親見了北方的腐敗情形，絕他們仰賴滿清的希望。所以陸于明年，即能首先為革命，在廣州

盡義。自他三十歲在廣州第一次革命失敗，受了滿清的通緝，當然東奔西走，輾轉籌劃，一面又要把他的主義研究得有條有理，本來亦沒有工夫，騰出來消遣與閒談。所以總理詩也知道，棋也知道，從來亦不肯化去有用的精神，用來做詩下棋。他的書法，特別的凝鍊，人家都說乾清宮有正大光明四字的匾額，相傳是福臨的手迹，是有天生真主的氣度。總理的字，出筆相類，還比他樸偉。然而他又不喜歡臨摹什麼碑帖，被人央求不已，也破工夫替人

寫贈聯帖，這算是他頂閒雜的應酬。其餘客人終日滿座，無非聞他募得幾多部下，現有多少利器。或那裏的要塞，有無通道，何處糧食足夠支持多少時間，財政是怎麼樣計畫，民困是怎麼樣救濟，談教育的，問他學校的情形。講政治的，問他政治的組織。他不是故意算留心，實在是自然的需要，這種他自己說的，專壹了四十年，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。這可以算他的精神一絲一釐，都專壹用在中國之自由平等之上，自然不會浪用他一絲一釐的精神，供做

別用，他是毫不勉強，他只是自然。

何以見得他研究自然精博？上面不是講他除了見客，就是看書，總理看書的多，可以算最膽博的學士所不及，學士看書，祇看他的糟粕，所以連一章一句的行款，都記得清楚，有稱爲兩腳書櫥的，等身著作，膽博自膽博，可惜他却被書作了主去，不會他作了書的主。博而不精，精又無用。總理于古今中外有用之書，可算無書不讀。什麼十三經，二十四史，什麼民約論資本論，祇要有關政術

治道，有益民生國用的書，一有空隙，就馬上把卷展玩，心就領，神就會。他不是希望精博，是出於自然，他是天生一個新主義的創造家。自從一百五十年前，世界有了真正民主國的美利堅，後來民主國，慢慢增多到居世界十分的七八，然他采用的憲法，祇把君主立憲國的憲法，改頭換面來用用，不會有真正民主國的憲法。總理的民權主義，是叛了真正民主國的憲法，自從不到一百年，忽然社會主義發生雖然淆亂，到五六十家。有的還是烏托邦的理

想，有的看見了社會的病理，不會看見社會的生理，治國平天下，本是爲着民生，却弄成一半民死。 總理的民生主義，又立了民主社會國家的正宗，他的民族主義，乃是聯合世界上弱小民族，以平等相待的國家，共同奮鬥，要打倒侵略及階級的惡勢力，大家來享受民權民生。所以受到 總理研究精博的結果，不但爲中國有了新治術，而且爲世界有了新貢獻。所以我常對共產黨朋友致意，我們不好像一般沒有見識的民衆，凡是來路貨，終是頂聒聒，祇

要頭髮黃了，眼睛綠了，就了不起。黃面皮，黑頭髮中，就沒有一顧價值。共產是社會主義家共同主張的，究竟其進程就有生理生理的分別，我們研究共產，把現有的民生主義，輕輕攔過，現有我們黃面皮，黑頭髮中的哲人不來崇拜，倒去引着黃頭髮綠眼睛的來自豪，也要給人家好笑，什麼馬格斯，列寧，當然也是世界的哲人。總理都當他朋友，我們也當他朋友，不要當他祖宗看待，反失了分寸，丟了我們民族自己的努力。前幾年有位託派，是我們

同鄉瞿秋白先生，他在宣傳他主義的時節，當然沒有好聲口，他說孫中山的全部著作，都是雜湊，簡直是一片雜貨店，我却並不驚異，就回對他道，你不識貨，叫他雜貨店。你是中國人，我們中國有所謂集大成，總理就是這個集大成的人物，他一生要想爲中國的自由平等，集一個大成，所以自然的無書不讀，自然讀得精博。我們以爲總理是天稟聰明，一個實行家，他的無書不讀的研究，大家亦並不注意。我合了三件小事，方才注意起來。一是民國

十四年在北平，有位現做湖南大學校長的皮宗石先生，他批評汪精衛祇仗着利口十年來束書不觀，所以他的思想祇有倒退，絕不像總理是一空即讀書。當時我覺得他講總理的喜歡讀書，是實在的事，至於精衛的思想，我還未覺得他有什麼倒退，後來果然應驗，忽而革命的左邊來，竟做準共產黨，搖身一變又在大世界開會，暗暗排斥胡展堂。後來忽又嘵嘵的口頭反共。最後竟做了秦檜李克用，固然他是天生的不肖，讀書亦讀不好他的。然而皮先生的

先見之明，不能不引起我的點頭，大約古人所謂「其爲人也多暇日，則去人不遠」。讀書固然讀不好不肖，但是不肖，尤其不喜歡讀書，而自然喜歡讀書的，終是不凡，自然喜歡讀書，必然他有自然的需要。總理是爲了要圓滿他的主義，故博采旁收，日不暇給。那種研究，是純任自然，無一毫勉強。我又記得，總理在一九〇八，四十三歲，又經過英倫，要往美國，有位老同志湖北的曹亞伯先生，他揣度總理旅費不充足，就集了四十鎊錢，送到他

的寓裏。總理在這種辭受，又毫不矯揉造作。想起從前的寓裏。孔子問孔文子的來使，問孔文子有什麼美德，使者回答道，夫子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，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，義然後取，人不厭其取。孔子馬上有點不相信，說道，是這個樣嗎，難道竟是這個樣嗎？孔夫子當時不大相信孔文子，我想孔夫子若遇到，總理一定馬上相信，相信他真有這種自然。所以對於曹先生的四十鎊，總理因為他是誠意獻納，當然聽憑他放着而去。總理凡遇見各國說到中

國的書，又凡遇最新講到各種主義的書，是借錢也要買的。明天總理就拿四十鎊，買了一大堆的書，曹先生見了，大爲吃驚。他告訴我，看他付房錢也恐怕付不出了，爲什麼買這許多的書？我笑道，你管他做什麼呢？他帶有箱子四五隻，都是書，還有一部局刻的資治通鑑，他兒子在舊金山留學，要帶給他的。他不厭舟車的笨重，却帶些書，這種好習慣，我們拿淺薄的見解，代他顧慮，是不對的。這種買書，買得菜飯都沒有，古來的書淫，也是如此。

總理是有自然的需要，不惜任着自然，買了再說，乃有什麼計較呢？他爲圓滿他的主義，固然積極的自然研究到精博，就是爲了一時對於事業的需要，也終是旁求博采，馬上研究。他民國元年，把大總統讓與袁世凱，他也深望袁世凱有一點天良，對待中國穩足的做去，讓他遲這個當口，在十年八年中，完成了二十萬里鐵道再說。所以他辭了大總統，情願做一鐵路督辦，決不以尋一個事情，當當身體，拿點薪水來休息的。他是熱心要把二十萬里鐵道，

彈指實現。他在上海立了一個鐵路督辦辦事處，我也到過好幾次，總是地圖攤滿了一地，自己伏在地圖上，拿鉛筆東畫西畫，凡是鐵路工程的圖書，每間屋裏都堆着，他又研究到自然精博，決不肯含糊的。可惜他第一條想造的路是條欽渝鐵路，借款也已經成功，不料竟爲自己的黨人上了袁世凱的當，在參議院反對借用外債，而且不久宋教仁案子也出來了。他知道袁世凱決不是一個東西，二十萬里鐵路也決不是當時所能造成。所以把那第二條要造欽渝

鉄路的合同，印在他實業計畫的後面，做一個歷史式的紀念，就興起二次革命。現在不說別的，單講那條欽渝鐵路，當時若完成了，便於現在西南的交通，又何如？今日追想他，遇事必要研究，研究必自然要到精博。對大的主義如此，對小的計畫也如此，研究是自然傾向到精博，不精博是不休的。

這四點，在他都祇是小節，不能算他的什麼行誼，然而在我們老百姓心目中，也就夠叫人五體投地。他是天生

一個偉人，——一個天生創造主義的黨魁！

總理行誼

三九

總理行誼

78
124900

KBC

G

827.6

9/2